

烟火人家

情润家常一碗面

■张金刚

巷口卖手擀面的大姐多日未出摊,我便多日从满怀期待到心生失落地骑车穿越小巷,心心念念着宽展案板上沾满金黄玉米面的那一团手擀面,盼着某日又逢着她勤快的身影、灿烂的笑容,还有那声爽朗的招呼:“买面条呀?”

许是上了些年岁,在吃过了天南地北的各式面条之后,我愈发对一碗朴素、家常的手擀面情有独钟。故而,我情愿穿街过巷,兜兜转转,对小城多个机擀面摊、风味面馆视而不见,只光顾这家太阳伞下现擀现卖的手擀面摊。哪怕在烈日风雨、嘈杂熙攘中等上10多分钟,我也甘心——买一两手擀生面条回家自做一碗称心的家常面,就图一个舒坦。

有一天,我听说面摊大姐的丈夫生病,她陪着去北京看病,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听到这个消息,母亲以前的唠叨又在我的耳畔响起:“你爱吃手擀面又不学着做,哪天我擀不动面了,看你吃啥?”对母亲的担心,我曾不以为然,想着哪儿还买不到点手擀面?但这回真买不到了!嗟叹之余,我只能尝试着自己动手。思绪翻腾,母亲和面、擀面、煮面的镜头如老电影般在我的脑中重映,指引着我一步步操作。毕竟人至中年,掌控面团远比掌控生活、工作简单得多,第一次擀面我便如愿制成,后又屡试不爽,并深深爱上这份自己动手的家常烟火。

两碗面粉,撒些盐,打入一个父亲开春买的小鸡下的笨鸡蛋。奔跑在老家庭院、田野里的母鸡,啄青草、吃虫儿、饮山泉,下的蛋于我而言,自带一种亲切感。面盆里,雪白中嵌入

的那一团澄黄,似一轮小太阳,晃着我的眼;倒入从老家取回的山泉,用筷子快速搅拌成丝丝缕缕、白里透黄的面絮,一点点揉捏按压成稍硬的面团;用手蘸水,最后打理得手光、面光、盆光,蒙上湿布,开始饧面。想着那来自故乡深山的泉水和富含营养的蛋清蛋黄,奇妙地与不知产自何方的面粉相遇,慢慢浸润、交融,我不由得对那块面团心生好奇和敬畏。

个把小时后,我将饧好的面团再次揉得细腻、光滑、圆满。随后,案板上,撒上面粉,我将面团压扁,用长擀面杖擀开、擀薄;撒上金黄的玉米面,将面饼裹在擀面杖上,滚动着擀上几个来回,摊开,再撒面,再裹上,再擀,再摊开……那极具颗粒感的玉米面,有股淳朴的清香,牵引着我的思绪在儿时的玉米地里游荡,回味

着那一口儿锅贴饼子、玉米面糊糊、爆米花儿的悠远滋味……几番下来,摊在案板上的面饼变得又大又圆又薄。我在上面均匀地又撒了一层玉米面,后将面饼折叠成长条,操刀细细地切成面条,并将其规规矩矩地列队排在那里,等待着最后华丽转身的“一抖擻”。

这“一抖擻”,要抖擻出力道、抖擻得细长,极见功力,也是对和面技术的检验。母亲凭着几十年的经验,擀得一手好面条,“一抖擻”也十分熟练,而我全凭摸索——把面条根根提起,抄在手上,撒上足够的玉米面,以防粘连;另一只手则攥住面条,一把接着一把攥到末端,几番提攥,直至面条粗细均匀、劲道柔长,便顺溜地将其盘在案板上,接着擀下一剂。虽没有拉面、削面那副大阵仗,可擀一次面条也会胳膊发酸,一身是汗。听说卖手擀面的那位大

姐,毛病日积月累,两手的关节常在夜晚隐隐作痛,可为了一家的生计,第二天她又站在巷口,笑对每位顾客。

因白天要上班,我擀面常在夜晚。和面、擀面、攥面时,我打开视频,边看边听边忙;饧面时,做些家务,读读书,发发呆。天地至暗,灯火温暖,妻子孩子在房间、我在厨房,忙着各自的事情,互不言语,默默守候——最惬意、最享受的生活莫过于如此。三口之家,早餐煮一剂面即可,剩下的冷冻起来,以备随时煮食。

妻子不会擀面,却爱煮面。早餐一碗面,应着季节变换着不同的汤头。春天菠菜、油菜面,夏天豆角、茄子面,秋天丝瓜、番茄面,冬天白菜、萝卜面。不管汤头如何变换,鸡蛋总是绝配,蛋花漂在汤里,荷包蛋埋在碗中;再配上一碟咸菜,几块面包、几根油条或几片

炸馒头片,喷香可口。清早,暖暖地吃上一碗原汤手擀面,一天心里都会暖暖的。

盛夏,最宜吃上一碗过水面,特别是中午。面条,清水煮熟,捞出浸在冷水中。挑在碗里,爽爽利利,温和舒适。浇头,可凭喜好,变着花样儿来。喜欢热汤面,便可做豆角肉丝卤、茄丁肉丝卤、番茄鸡蛋卤、香菇油菜卤,吃起来滋味十足。喜欢凉汤面,便可将黄瓜切丝,加盐、蒜末腌制片刻,加入凉白开,浇入油炸干香椿或油炸花椒作卤,吃起来顺滑凉爽。

我最喜欢炸酱面。甜面酱与瘦肉丁儿、蒜薹段儿,在油锅里炒至浓稠,浇在面条上;再配上黄瓜丝、焯豆芽、胡萝卜、炸辣椒、火腿片等菜码,纵情在大碗中搅拌,直至乳白的面条、褐色的炸酱、翠绿的黄瓜、透白的豆芽、橙黄的萝卜、殷红的辣椒、粉色的火腿等,融合搭配在一起,色泽明快艳丽,味道共融共生,堪称一件艺术品。挑筷大口而食,吸溜吸溜弄出声响,唇染酱色,满嘴流香,吃得那叫一个过瘾。不过,我炸的酱总没妻子炸的够味儿,也便放弃了。我擀好我的面,她炸好她的酱;面离不了酱,酱离不了面,这平素的小日子便是幸福的好日子。

忘记过了多少时日,有一次我偶然下班路过巷口,看到那位大姐已经出摊擀面了。虽然我已学会并爱上擀面,不再买她的面,可还是很关注她的摊位。她的身影依旧勤快、笑容依旧灿烂,依旧对络绎不绝的顾客爽朗地招呼:“买面条呀?”可不知她丈夫是否康复了?生活是否好过?餐桌上的那碗面是否也如我家这般家常、美好?



惊鸿

荷间共舞

张成林摄

闲思随笔

■章铜胜

夏季的白天比春季的更长,原本紧巴巴的时间好像变得充裕起来了,于是人们就多了一些“空余的白天”、一些加长版的黄昏。这样一来,人们自然也可以在黄昏时,悠然地多看一会儿云。看云,终究是要有闲时和闲心的。

前几天,刚吃完晚饭,我忽然发现窗外的天空红了一片,于是马上跑到阁楼的阳台上,往天空的东边和西边看看——只见漫天的晚霞,映红了天边,金红、酡红、金黄、晕黄、桔黄等色彩过渡、交融、变幻,绚丽又

辉煌。

这两天我一直留意着天气,下午时,只要天上有云,一家人总是早早地吃完晚饭,收拾好,到长江边去看晚霞。长江流到小城时,拐了一个小弯,有一段江水是自南向北流。城外的江堤边上,是并不宽阔的夹江,江中间有一个沙洲,洲上住着不少人家。黄昏时分,太阳往江心洲上落,天上的云彩依然明亮,映红了江面。江边的绿道上聚集了很多人,有的在散步,有的在聊天,还有的站在伸向江面的观景平台上看风景。一些孩子在嬉戏,我爱站在几棵柳树

下,仰头看天上的彩云。云彩的光影渐深,我的思绪也渐沉。在云影的渐深渐浓里,我想起一些事和一些人来,莫名地,也是很茫然地,思绪跳动,人和事也在跳动,像此时天上的彩云,易散,也易被浓浓暮色所遮掩。

当我去看云的时候,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徽州的山里,静静看着黄昏时分天上的云彩。只是我站在长江边看,他站在皖南山区的某一座古村里或是某一座山上。他拍下了天空中好看的云彩,发在朋友圈里,还感慨了一番:“天边的云霞好美,想立刻分享给

你。我想,在你的山村、小镇、城市,一定也有同样美丽的云。”我想朋友是爱云的,尤其是黄昏时的彩云。看到那么美的云时,他最先想到的是与人分享,想到的是别人的山村、小镇和城市。也许他还想到了一些朋友,一些和彩云有关的,或是无关的事,不知道他会不会在那一刻想起我,或许会,或许不会。而我在看到他拍的那些晚霞的图片时,便立刻想起年少时,我们一起在率水河边,看晚霞满河的那些夏日黄昏。我们一起看到月上中天,听见身边青蛙唱、夏虫鸣,脚下的率水河哗哗地流

个不停。

朋友说:“走到哪里,彩霞就在哪里。”或许他在传统徽派建筑或明或暗的墙下,一抬头,就能看见马头墙上灿烂的云霞;或许他正走在皖南的田野间,或是沿着一条山路往山上走,就像是在走近满天的云霞——这是多么浪漫而又奢侈啊!他说:“天快黑了,彩云要去追月,我追一下彩云。”

我站在长江边,江风拂柳,彩云翩翩。我在想我的那位追云的朋友,也许他在追彩云的某一刻,也会想起我。

夏日的黄昏,你会去看云吗,看云时,你又会想起谁呢?